

# 示、士的本義


田 倩 君

人是感情動物，亦是理知動物。做人於此二者，感情與理知應協調平衡，不可偏激，任偏向那一面，都是不妥當的。偏於前者，會意氣用事；偏於後者，會冷酷寡情。二者真要做到好處，也極不容易。話又說回，如果作社會慈善事業，應該同情憐憫心大些；但是，研究學問則不然，是要頭腦冷靜，以純理知的態度處理問題，判別是非。著者對於這些道理心中清明如水，但是在研究學問的路途上却給自己製造一些絆腳石。這怎麼說呢？譬如在古文字裡，有些象形文字，如一把刀對著一隻豕的肚子，或將兵器橫在人的頸項上，又如把人或生靈下在土坑裡行埋祭，放在火上燎祭，投入水中沉祭，我怕看這類圖形。若是遇到此類主題，我如何能寫得畢肖呢？這不是假慈悲，我的確極為痛苦。再就是，有些文字極為莊嚴，向來為人所敬重的字樣，偏偏有人將牠詮釋成令人驚異，甚至使人汗顏，感覺有褻瀆之意。那麼既然如此就不必采用它好了。正是如此，不久以前著者寫過關於「商代宗教與宗法探原」一文。宗字是神聖而莊嚴的字，所以著者全部是依據許氏說文以及歷代文字學家的解說而使用之。此文已發表數月之久，但至今尚感惴惴不安，其原因俟慢慢敘述。

說文曰「宗」是尊的意思，是在祖廟裡供奉神位，「宀」是房屋，「示」是神主，神主供奉在廟堂裡，這是多麼莊嚴肅穆的事。郭鼎堂却不如此解釋，他說：

示，是牡陰，「宀」是供奉牡陰之所在。是古代民族崇拜生殖神維一對相。著者也曾讀過史前文化的書籍，也有這類說法，自從新石器時代末期、夏后氏時期、大石文化最為盛行。雖然關於大石文化的神話頗多，但是，主要意義即是崇拜牡器生殖神。著者不擬漫加批評，還是把他的說法列舉出來。甲骨文字集釋謂示下引郭某說：

：

卜辭示字之作T形、上不必从二(上)、也不必垂三(舊釋三垂如示、天垂象日、月、星辰)，其垂更有多至四垂、五垂者、如𠄎(祝)、𠄎(祀)、宗字有如此形象者。由字形而言、**丁**實即**上**(土)之倒懸。

同書示下引郭某說：




余謂「示、土、且、土」同係牲器之象形。

馬敘倫說：

牝牡的初文、是匕、上。甲骨文字凡公母之分別，屬公性者則加一「上」如此符號，屬母性者則加一「匕」如此符號，人畜皆然。

屈萬里先生說的更詳細他說：

上當是土字，亦即故書所習見者、作男陰解。土人之土初義殆為男性之人，義與牡牡等實一致也。

甲骨文則寫作上、上，即公牛、公羊是也。殷虛書契卷一第二十葉，牡字作，王觀堂先生曰：

卜辭牡字皆从上，上，上古土字、牡从土聲，形聲兼會意也。

許叔重曰：

土事也。所謂事者人事也，以別示之為神事也，土所建樹之事。一地也。神事故垂示自天，人事則建樹於地。

知道示、土、且、土同係牲器之象形，則可知卜辭於天神地祇人鬼。何以皆稱示，蓋示之初意本即生殖神之象形也。卜辭所有示、土、且、土多未脫離圖畫文字之畛域，是象形文字。清同治進士吳大澂氏金石學家，著作頗多，有古籀補等書，他釋帝字等亦有前列諸家所說之傾向。

以上所列各家都是名揚字海的大家，儘管郭某其他思想、人品如何不周正，但是他在商周古文字中却佔有相當席次，凡研究字學者，郭書幾為不可或缺之研究資料。

著者前時所寫關於宗教一文中之「宗」字，並未采取此類資料，做學問不應跟別人跑，應有自己之見地。但是做考證之學，應有所依據，不可標奇立異，更不應抱殘守缺，前文寫成時隔數月，但心中時感不安，前列各家如：郭鼎堂、王國維、馬敘倫、屈萬里以及吳大澂等諸大家解釋示、土二字與宗字之關係，著者雖未采取諸家之詮

釋，則應將諸家之貢獻列出，讓學習者有所選擇與參考。寫至此處驀然想起六十七年十二月七日青年戰士報（青年日報前身）中西文化載有哲學家方東美先生演講詞，題目為「原始儒家思想」，副題為尚書部份，尚書周書<sup>(1)</sup> 洪範九疇。此篇乃是治天下的大經大法，共有九項，此文所講即是其中之第五項「皇極」。漢人將「皇極」譯作「大中」，據方先生說，「大中」二字自漢代鄭康成、馬融以及晉之王肅，直至清代的漢儒都不知道皇極譯作大中是何意義，就是宋朝的大儒朱熹、陸九淵也分辨不清楚。由巴黎大學比較宗教學的權威——愛理亞德教授的幾本書<sup>(2)</sup> 中得知其大意，他把「大中」當作主要的宗教符號。不僅中國夏商周，而且在近東的巴比倫、敘利亞、印度，可謂五河流域對於「升中於天」宗教涵義大致相同，就其建築物及神話看都有這種信仰。就是北歐的斯堪地那維亞也有這種宗教上的基本符號。他發現世界上所有的遠古民族都同樣運用這種宗教上基本符號。例如古代的波斯、美索不達米亞他們所遺留銅器上的神像、人像都是中間上沖，兩邊有小環大環再沿中間的重心垂下來。在印度的婆羅門教的廟宇也多是如此，希臘的建築也可以見到如此形勢，儘管在構思上點綴上有些稍異之處，但是其中都守著一個垂中律的原則。把整個的建築雕刻，人像從中線垂下來，表現了「大中」。「大中」是現實世界的物體，所以它的重心是指向地面，但是宗教上的崇拜對象則不是下垂地面的，而是向上超升的。

以上敘述是采用方先生之說，只是沒抄其原文。著者前此讀此文字，百思不解，及至把甲骨文中的兩個「示、土」字 丵(示) 丵(土) 列出來，困惑方始釋然，這正是示與土兩字的注腳。

丵(示) 這是宗教性的一個神秘符號，是天上垂下來的，郭某說它是 丵(土) 的倒懸，「對越在天」<sup>(3)</sup>，是天人之際的想像。丵是地上升之物，是衝上天空的一個

(1)原文謂尚書「洪範」為虞書，非是，是周書。

(2)愛理亞德教授著的三本書

1. 歷史與宇宙
2. 神話與實際
3. 聖經與俗界

(3)對越在天，詩經周頌清廟：周之後人，祭祀文王之詩。

人間的神秘符號，是要把凡人的身體提升向上轉變為精神的，也就是把生命中心由物質世界提升到精神世界上層去，也就是他們宗教崇拜的目的。在遠古民族，人人心中感覺困惑而生出的一種神秘觀念，這也是人們膜拜神靈主要意義。所謂「皇極」（大中）就是人們心裡的那個神，亦即歐亞各民族所共同崇拜的那個符號。

從古到今人們心中一直被困惑著，被什麼困惑著？這是無法言傳的神秘。譬如古時候人最怕雷電，雷的威力可以震撼山嶽，搖動大地，電只一閃，金光照徹整個宇宙，這等威力、神奇，是那裡來的？沒有人知道，只能說是上帝的法力；人們只有崇敬上帝，膜拜神靈。自從愛迪生發明了電的作用，人們對於雷電的相互關係有了認識，人們便不去膜拜閃降娘娘和雞嘴雷公了。如果用科學方法製造出一個有生命、有血有肉、有思想活潑潑的人來，那時不必破除迷信，人們便不再膜拜神明了，既揭開了宇宙的奧秘，可以和上帝坐而論道了。

如今科學家會製造機器人，為人服務，這只是能說它是像人形的機器，說它是不妥當，它的動作還是需要人操持，它不具備人的任何條件。再說試管嬰兒，初聽令人不勝驚奇，科學竟然會製造生命了？原來這生命還是靠著上帝的那一粒生命種籽，並沒有巧奪天工的妙法！

世界各地古代民族共同崇拜的那個符號，也就是尚書洪範中的「皇極」（大中），這就證明了科學如此進步，宗教也如此隆盛的原因了。科學萬能，却不能製造一個有生命有靈性的人或其他動物，否則便不需要上天賦予性靈了。人們便不向著空無所知的天際膜拜，向著想像中的「大中超越」膜拜祈禱了。

此文是為補充上篇宗教與宗法那篇文章中所未採用的材料做個說明，以求心安。